

王陽明集

許嘯天整理

傳習錄

(一)

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，悉以舊本爲正，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。愛始聞而駭，既而疑，已而殫精竭思，參互錯綜，以質於先生。然後知先生之說，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熱，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。先生明睿天授，然和樂坦易，不事邊幅，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，又嘗泛濫於詞章，出入二氏之學，驟聞是說，皆目以爲立異好奇，漫不省究。不知先生居夷三載，處困養靜，精一之功，尙已超入聖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。愛朝夕炙門下，但見先生之道，卽之若易，而仰之愈高；見之若筵，而探之愈精；就之若近，而造之愈益無窮。十餘年來，竟未能窺其藩籬。世之君子，或與先生僅交一面，或猶未聞其警歎，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，而遽欲於立談之間，傳聞之說，臆斷懸度，如之何其可得也？從遊之士，聞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遺二，見其牝牡驪黃，而棄其所謂千里者。故愛備

錄平日所聞，私示同志，相與考而正之，庶無負先生之教云。門人徐愛書。

愛問：「在親民。」朱子謂當作新民，後章作新民之文，似亦有據。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，亦有

所據否？先生曰：「作新之民，是自新之民，與在新民之新不同，此豈足為據？作字卻與親字相

對，然非新字義，下面治國平天下處，皆於新字無發明。如云：「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

而利其利，如保赤子，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」之類，皆是親字意。親民，猶

孟子親親仁民之謂。——親之，即仁之也。——百姓不親，舜使契為司徒，敬敷五教，所以親之也。堯

典克明峻德，便是明明德；以親九族，至平章協和，便是親民，便是明明德於天下。又如孔子言：「修

己以安百姓。」修己，便是明明德；安百姓，便是親民，說親民，便兼教養意，說新民，便覺偏了。」

愛問：「知止而後有定。」朱子以為事事物物，皆有定理，似與先生之說相戾。」先生曰：「於事事

物物上求至善，卻是義外也；至善是心之本體，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，然亦未嘗離卻事

物，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。」

愛問：「至善只求諸心，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。」先生曰：「心，即理也；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

理乎？」愛曰：「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間有許多理在，恐亦不可不察。」先

生曰：「此是義外也，至善只求諸心，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。」先生曰：「心，即理也；天下又有心外之事，心外之

生歎曰：「此說之蔽久矣！豈一語所能悟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：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；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；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；都只在此心。心，卽理也；此心無私欲之蔽，卽是天理，不須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，父便是孝，發之事君便是忠，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，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」愛曰：「聞先生如此說，愛已覺有省悟處，但舊說纏於胸中，尙有未脫然者——如事父一事，其間溫清定省之類，有許多節目，不知亦須講求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如何不講求？只是有個頭腦，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。就如講求冬溫，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，講求夏清，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，只是講求得此心。此心若無人欲，純是天理，是個誠於孝親的心。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；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，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；這都是那誠心的心發出來的條件。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，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；譬之樹木，這誠孝的心便是根，許多條件便是枝葉，須先有根，然後有枝葉；不是先有了枝葉，然後去種根。禮記言：「孝子之有深愛者，必有和氣；有和氣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」須是有個深愛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。」

鄒朝潮問：「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。」先生曰：「至善，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；更於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試說幾件着。」朝潮曰：「且如事親，如何而爲溫清之節？如何而爲奉養之宜？須求個是當方是，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。」先生曰：「若只是溫清之節，奉養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講之，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？惟於溫清時，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，奉養時，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；則此非有學問思辨之功，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。所以雖在聖人，猶加精一之訓；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，便謂至善——卽如今扮戲子，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之當，亦可謂之至善矣！」愛於是日又有省。

愛因未會先生「知行合一」之訓，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，以問於先生。先生曰：「試舉看！」愛曰：「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，兄當弟者，卻不能孝，不能弟，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。」先生曰：「此已被私欲隔斷，不是知行的本體了！未有知而不行者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聖賢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復那本體，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。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：『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。』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；只見那好色時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見了後，又立個心去好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；只聞那惡臭時，已自惡了，不是聞了後，別立個心去惡。如鼻塞人，雖見惡臭在前，——鼻中不

會聞得——便亦不甚難，亦只是不會知臭。就如稱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，方可稱他知孝知弟；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，便可稱爲知孝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，方知痛；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；知飢，必已自飢了；知行如何分得開，此便是知行的本體，不會有私意隔斷的。聖人教人，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謂之知。不然，只是不會知，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？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，是甚麼意？其要說做一個，是甚麼意？若不知立言宗旨，只管說一個兩個，亦是甚用？愛曰：『古人說知行做兩個，亦是要人見個分曉；一行做知的工夫，一行做行的工夫——即工夫始有下落。』先生曰：『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！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；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。若會得時，只說一個知，已自有行在；只說一個行，已自有知在。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，又說一個行者，只爲世間有一種人，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惟省察也。——只是個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說個知，方才行得是。又有一種人，茫茫蕩蕩，懸空去思索，全不肯著實躬行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，所以必說一個行，方才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；若見得這個意思，即一言而足。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，以爲必先知了，然後能行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，待知得真了，方去做行的工夫，故遂終身不行，亦遂終身不知，此不是小病痛，其來已

非一日矣！某今說個知行合一，正是對病的藥；又不是某鑿空杜撰。——知行本體原是如此。——今若知得宗旨時，即說兩個亦不妨，亦只是一個；若不會宗旨，便是一個，亦濟得甚事？只是閒說話。

愛問：「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，已覺工夫有用，但與朱子『格物』之訓，思之終不能合。」先生曰：「格物是止至善之功，既知至善，即知格物矣。」愛曰：「昨以先生之教，推之格物之說，似亦見得大略；但朱子之訓，其於『精一』論語之『博約』，孟子之『盡心知性』，皆有所證據，以是未能釋然。」先生曰：「子夏篤信聖人，曾子反求諸己，篤信固亦是，然不如反求之切。今既不得於心，安可狃於舊聞，不求是當？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，至其不得於心處，亦何嘗苟從『精一』『博約』『盡心』，本自與吾說脗合，但未之思耳。朱子『格物』之訓，未免牽合附會，非其本旨。精是一之功，博是約之功。曰：『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，此可一言而喻。』盡心知性知天，是生知安行事；存心養性事天，是學知利行事；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，是困勉行事。朱子錯訓格物，只爲倒看了此意。——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，——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，如何做得？」愛問：「『盡心』、『知性』，何以爲生知安行？」先生曰：「性是心之體，天是性之源，『盡心』即是『盡性』，『惟天下至誠，爲能盡

其性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存心者，心有未盡也。知天，如知州知縣之知；是自己分上事，己與天爲一事。天如子之事父，臣之事君；須是恭敬奉承，然後能無失，尙與天爲二。——此便是聖賢之別。至於夭壽不貳其心，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，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，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，只去修身以俟命。見得窮通夭壽，有個命在，我亦不必以此動心。事天雖與天爲二，已自己得個天在面前，俟命便是未曾見面，在此等候相似，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，有個困勉的意在；今卻倒做了，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。」愛曰：「昨聞先生之教，亦影響見得工夫，須是如此，今聞此說，益無可疑。愛昨晚思「格物」的物字，即是事字；皆從心上說。」先生曰：「然！身之主宰便是心，心之所發便是意，意之本體便是知；意之所存便是物。知意在於事親，卽事親便是一物；意在於事君，卽事君便是一物；意在於仁民愛物，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；意在於視聽言動，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。所以某說「無心外之理，無心外之物。」中庸言：「不誠無物。」大學「明明德」之功，只是個誠意，誠意之功，只是個格物。」先生又曰：「格物，如孟子「大人格君心」之格，是去其心之不正，以全其本體之正。但意念所存，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，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——卽是窮理。天理卽是明德，卽是明明德。」又曰：「知是心之本體，心自然會知。見父自然知孝，見兄自然知弟，見孺子入井，自然知惻隱；此便是

良知，不假外求。若良知之發，更無私意障礙，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矣。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，所以須用「致知」、「格物」之功，勝私復理，即心之良知，更無障礙，得以充塞流行，便是致其知，「知致則意誠。」

愛問：「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，深思之未能得，略請開示。」先生曰：「禮字，即是理字。理之發見可見者，謂之文；文之隱微不可見者，謂之理。只是一物。約禮，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；要此心純是天理，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。如發見於事親時，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；發見於事君時，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；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，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；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，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。至於作止語默，無處不然，隨他發見處，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，這便是博學之於文，便是約禮的工夫。博文即是惟精，約禮即是惟一。」

愛問：「道心常爲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，以先生「精一」之訓推之，此語似有弊。」先生曰：「然！心一也，未雜於人，謂之道心；雜以人爲，謂之人心。人心之得其正者，即道心；道心之失其正者，即人心。心初非有二心也。程子謂人心即人欲，道心即天理，語若分析，而意實得之。今日：「道心爲主，而人心聽命。」是二心也。天理人欲不並立，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？」

愛問：「文中子，韓退之。」先生曰：「退之，文人之雄耳。文中子，賢儒也。後人徒以文詞之故，推尊退之；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。」愛問：「何以有擬經之失？」先生曰：「擬經，恐未可盡非，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，與擬經如何？」愛曰：「世儒著述，近名之意不無；然期以明道，擬經，純若爲名。」先生曰：「著述以明道，亦何所效法？」曰：「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。」先生曰：「然則擬經，獨非效法孔子乎？」愛曰：「著述，卽於道有所發明，擬經，似徒擬其迹，恐於道無補。」先生曰：「子以明道者，使其反朴還淳，而見諸行事之實乎？抑將美其言詞，而徒以譎諂於世也？天下之大亂，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。使道明於天下，則六經不必述，刪述六經，孔子不得已也。自伏羲畫卦，至於文王周公，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，紛紛籍籍，不知其幾；易道大亂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，知其說之將無紀極，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，以爲惟此爲得其宗；於是紛紛之說盡廢，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。書詩禮樂春秋，皆然。書自典謨以後，詩自二南以降，如九邱八索，一切淫哇逸蕩之詞，蓋不知其幾千百篇。禮樂之名物度數，至是亦不可勝窮。孔子蓋刪削而述正之，然後其說始廢。如書詩禮樂中，孔子何嘗加一語？今之禮記諸說，皆後儒附會而成，已非孔子之舊；至於春秋，雖稱孔子作之，其實皆魯史舊文。所謂筆者，筆其舊，所謂削者，削其繁，是有減無增。孔子述六經，懼繁文之亂天下；

惟簡之而不得，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，非以文教之也。春秋以後，繁文益盛，天下益亂，始皇焚書得罪，是出於私意，又不合焚六經，若當時志在明道，其諸反經叛理之說，悉取而焚之，亦正暗合刪述之意。自秦漢以降，文又日盛，若欲盡去之，斷不能去，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，則其諸怪悖之說，亦宜漸漸自廢，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？某竊深有取於其事，以為聖人復興，不能易也。天下所以不治，只因文盛質衰，人出己見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譽，徒以亂天下之聰明，塗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爭務，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，而不復知有敦本尚質反朴還淳之行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。『愛曰：』著述亦有不可缺者，如春秋一經，若無左傳，恐亦難曉。』先生曰：『春秋必待傳而後明，是歇後證語矣，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？左傳多是魯史舊文，若春秋須此而後明，孔子何必削之？』愛曰：『伊川亦云：』傳是案，經是斷。』如書秋某君伐某國，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難斷。』先生曰：『伊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，未得聖人作經之意，如書秋君，即秋君便是罪，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？征伐當自天子出，書伐國，即伐國便是罪，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？聖人述六經，只是要正人心，只是要存天理，去人欲，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，則管言之，或因人請問，各隨分量而說，亦不肯多道，恐人專求之言語。故曰：』予欲無言。』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，又

安肯詳以示人？是長亂導姦也。故孟子云：「仲尼之門，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」此便是孔門家法。世儒只講得一個窮者的學問，所以要知道得許多陰謀詭計，便是一片功利的心，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，如何思量得通？因歎曰：「此非達天德者，未易與言此也！」又曰：「孔子云：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』孟子云：『盡信書，不如無書，吾於武城，取二三策而已。』孔子刪書，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，不過數篇，豈更無一事，而所述止此？聖人之意可知矣！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，後儒卻只要添上。」愛曰：「聖人作經，只是要去人欲，存天理，如五窮以下事，聖人不欲詳以示人，則誠然矣。至如堯舜以前事，如何略不少見？」先生曰：「義黃之世，其事疎闊，傳之者鮮矣，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樸朴素，略無文彩的氣象。此便是太古之治，非後世可及。」愛曰：「如三墳之類，亦有傳者，孔子何以刪之？」先生曰：「縱有傳者，亦於世變，漸非所宜，風氣益開，文彩日勝，至於周末，雖欲變以夏商之俗，已不可挽，況唐虞乎？又況義黃之世乎？然其治不同，其道則一，孔子於堯舜，則祖述之於文武，則憲章之。——文武之法，即是堯舜之道。——但因時致治，其設施政令，已自不同，即夏商事業，施之於周，已有不合，故周公思兼三王，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況太古之治，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。又曰：「專事無爲，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，而必欲行以太古

之俗，卽是佛老的學術。因時致治，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，而以功利之心行之，卽是竊者以下事業。後世儒者許多，講來講去，只是講得個霸行。

又曰：「唐虞以上之治，後世不可復也，略之可也；三代以下之治，後世不可法也，削之可也。惟三代之治可行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，不明其本，而徒事其末，則亦不可復矣！」

愛曰：「先儒論六經，以春秋爲史，史專記事，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。」先生曰：「以事言，謂之史；以道言，謂之經，事卽道，道卽事，春秋亦經，五經亦史。易是庖羲氏之史，書是堯舜以下史，詩、禮、樂，是三代史，其事其道同，安有所謂異？」

又曰：「五經亦只是史，史以明善惡，示訓戒。善可爲訓者，時存其迹以示法，惡可爲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姦。」愛曰：「存其迹以示法，亦是存天理之本然，削其事以杜姦，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？」先生曰：「聖人作經，固無非是此意，然又不必泥着文句。」愛又問：「惡可爲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姦，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？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，然否？」先生曰：「詩非孔門之舊本矣！孔子云：『放鄭聲，鄭聲淫。』又曰：『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鄭衛之音，亡國之音也。』此是孔門家法。孔子所定三百篇，皆所謂雅樂，皆可奏之郊廟，奏之鄉黨，皆所以直腸和平，涵泳德性，移

風易俗，安得有此？是長陸道森矣！此必秦火之後，世儒附會，以足三百篇之數，蓋淫佚之詞，世俗多所喜傳，如今閩巷皆然。騷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，是求其說而不得，從而爲之辭。」

愛因舊說汨沒，始聞先生之教，實是駭愕不定，無入頭處；其後聞之既久，漸知反身實踐，然後始信先生之學，爲孔門嫡傳，舍是皆傍蹊小徑，斷港絕河矣！如說「格物」，是誠意的工夫；「明善」，是誠身的工夫；「窮理」，是盡性的工夫；「道問學」，是尊德性的工夫；「博文」，是約禮的工夫；「惟精」，是惟一的工夫，諸如此類，始皆落落難合；其後思之既久，不覺手舞足蹈！

(11)

先生曰：「持志如心痛，一心在痛上，豈有工夫說閒話，管閒事？」

澄問：「主一之功，如讀書，則一心在讀書上；接客，則一心在接客上；可以爲主一乎？」先生曰：「好色，則一心在好色上；好貨，則一心在好貨上；可以爲主一乎？是所謂逐物，非主一也。主一，是專主一個天理。」

問：「立志。」先生曰：「只念念要存天理，即是立志；能不忘乎此，久則自然心中凝聚，猶道家所謂結」

聖胎也。此天理之念常存，馴至於美大聖神，亦只從此一念，存養擴充去耳。」
日間工夫覺紛擾，則靜坐；覺懶看書，則且看書，是亦因病而藥。

處朋友，務相下則得益，相上則損。

問：「後世著述之多，恐亦有亂正學。」先生曰：「人心天理渾然，聖賢筆之書，如寫真傳神，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，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。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，固有所不能傳也。後世著述，是又將聖人所書，摩傲謄寫，而妄自分析加增，以逞其技，其失真愈遠矣。」

問：「聖人應變不窮，莫亦是預先講求否？」先生曰：「如何講求得許多，聖人之心如明鏡，只是一個明，則隨感而應；無物不照，未有已往之形尚在，未照之形先具者。若後世所講，卻是如此，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；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，皆聖人所能為；堯舜何不盡為之，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，以詔萬世，亦聖人所能為；周公何不先為之，而有待於孔子？是知聖人遇此時，方為此事；只怕鏡不明，不怕物來不能照；講求事變，亦是照時事。然學者卻須先有個明的工夫；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，不患事變之不能盡。」曰：「然則所謂沖漠無朕，而萬象森然已具者，其言何如？」曰：「是說本自好，只不善看，亦便有病痛。」

義理無定任，無窮盡。吾與子言，不可以少有所得，而遂謂止此也。再言之，十年，二十年，五十年，未有止也。他日又曰：『聖如堯舜，然堯舜之上善無盡，惡如桀紂，然桀紂之下惡無盡；便桀紂未死，惡甯止此乎？使善有盡時，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？』

問：『靜時亦覺意思好，才遇事，便不同，如何？』先生曰：『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；如此臨事，便要傾倒。人須在事上磨，方立得住，方能靜亦定，動亦定。』

問：『上達工夫。』先生曰：『後儒教人，纔涉精微，便爲上達；未嘗學，且說下學，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。夫目可得見，耳可得聞，口可得言，心可得思者，皆下學也；目不可得見，耳不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言，心不可得思者，上達也。如木之栽培灌溉，是下學也；至於日夜之所息，條達暢茂，乃是上達；人安能預其力哉？故凡可用功，可告語者，皆下學；上達，只在下學裏。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，俱是下學；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，自然上達去，不必別尋上達的工夫。』

千古聖人，只有這些子。又曰：『人生一世，惟有這件事。』

問：『惟精惟一，是如何用功？』先生曰：『惟一，是惟精主意；惟精，是惟一功夫。非惟精之外，復有惟一也；精字從米，姑以米譬之，要得此米純然潔白，便是惟一意；然非加舂簸篩揀，惟精之功，則不能純。』

然潔白也，春籩儲棟，是惟精之功，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；博學審問，慎思明辨，篤行者，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。他如博文者，卽約禮之功，格物致知者，卽誠意之功，道問學，卽尊德性之功，明善，卽誠身之功，無二說也。

漆雕開曰：『吾斯之未能信。』夫子說之，子路使子羔爲費宰，子曰：『賊夫人之子。』曾點言志，夫子許之，聖人之意可見矣。

問：『甯靜存心時，可爲未發之中否？』先生曰：『今人存心，只定得氣，當其甯靜時，亦只是氣甯靜，不可以爲未發之中。』曰：『未便是中，莫亦是求中工夫。』曰：『只要去人欲，存天理，方是工夫。靜時，念念去人欲，存天理，動時，念念去人欲，存天理。不管甯靜不甯靜，若靠那甯靜，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，中間許多病痛，只是潛伏在，終不能絕去；遇事依舊滋長，以循理爲主，何嘗不甯靜；以甯靜爲主，未必能循理。』

問：『孔門言志，由求任政事，公西華任禮樂，多少實用？及曾皙說來，卻是要的事，聖人卻許他，是意如何？』曰：『三子是有意必，有意必，便偏作一邊，能此未必能彼，曾點這意思，卻無意必。偏是「素其位而行，不顧乎其外，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，素患難，行乎患難。」無入而不自得矣。三子所謂，汝器也；曾

點便有不器意。然三子之才，各卓然成章，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。故夫子亦皆許之。」

問：「知識不長進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爲學須有本原，須從本原上用力，漸漸盈科而進。儒家說嬰兒亦善，譬嬰兒在母腹時，只是純氣，有何知識？出胎後，方始能啼；既而後能笑；又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；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與負；卒乃天下之事，無不可能；皆是精氣日足，則筋力日強，聰明日開，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；故須有個本原。聖人到位天地，育萬物，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；後儒不明「格物」之說，見聖人無不知，無不能，便欲於初下手時，講求得盡；豈有此理？」又曰：「立志用功，如種樹然；方其根芽，猶未有榦，及其有榦，尙未有枝；枝而後葉，葉而後花實；初種根時，只管栽培灌溉，勿作枝想，勿作葉想，勿作花想，勿作實想，懸想何益？但不忘栽培之功，怕沒有枝葉花實。」

問：「看書不能明如何？」先生曰：「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，故不明如此；又不如爲舊時學問，他倒看得多，解得去；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，亦終身無得，須於心體上用功。凡明不得，行不去，便須反在自心體上，當即可通。蓋四書五經，不過說這心體——這心體，卽所謂道——心體明，卽是道明；更無二，此是爲學頭腦處。」